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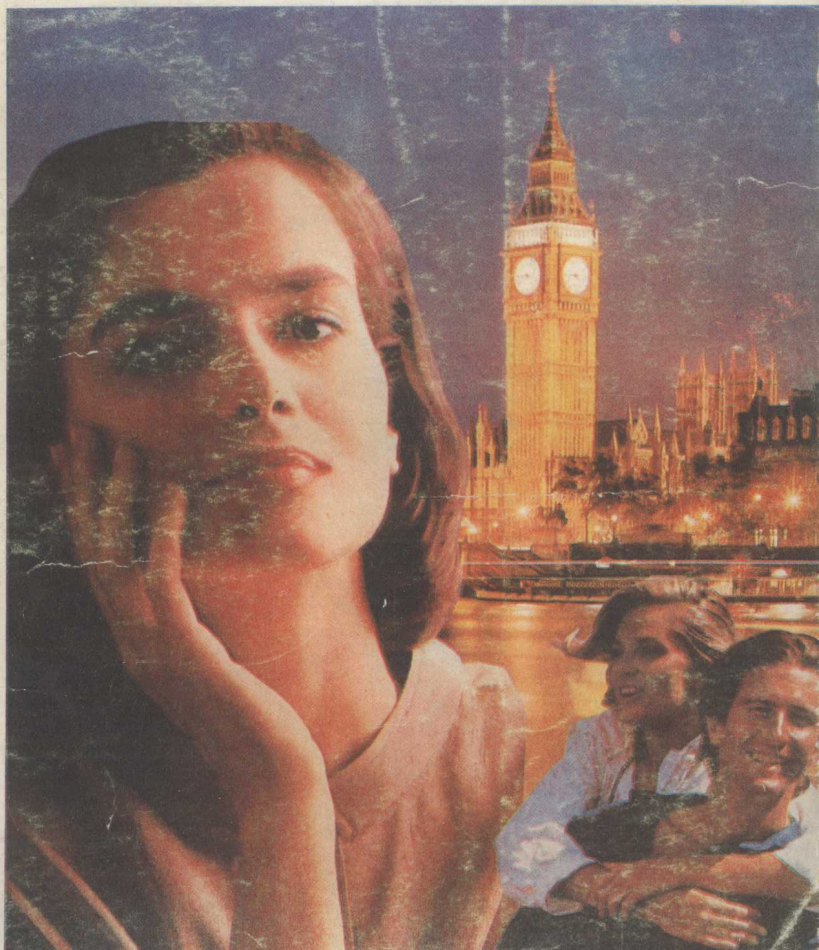
溫柔旅程

● 《隐私》《隐情》的作者

● 丹尼尔·斯蒂尔 著

● 《隐私》《隐情》的译者

● 张 少 一 等译



WANDERLUST BY DANIELLE STEEL

Wanderlust

by Danielle steel

Published by

Dell Publishing Co, Inc

July 1987

根据美国戴尔出版公司

1987年7月版译出

温 柔 旅 程

张少一

楼望渡·译

艾鲁群

华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开本 13.5印张 290千字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 00

ISBN 7—80549—197—6/I·141

定价：4.35元

969972

034

内 容 简 介

美丽纯情的美国少女奥黛丽正值豆蔻年华，她一心向往自由人生，向往真正的爱情。

二次大战的风烟将她卷到欧洲，在那里她邂逅了青年作家查理，两人很快坠入情网。跟随查理，奥黛丽踏遍了半个世界，她既为神秘的东方快车、雄伟的万里长城而惊叹，更为法西斯铁蹄下人民的苦难、为惨遭日军强奸而后遭残杀的修女而震惊。

奥黛丽暂别查理，回美国照看重病中的爷爷。几个月后，当她重返欧洲去和查理成婚时，却发现他已娶了大出版商之女夏洛蒂。查理痛苦地说，他别无他法，夏洛蒂已怀了他的孩子。奥黛丽欲忘却查理，然而怪事却接踵而来：先是医生查出夏洛蒂五年前即已做了子宫切除术；继而奥黛丽的女友又查出夏洛蒂是个同性恋者，她爱的是一个女人。

奥黛丽终于相信查理始终是爱着她的，她终于投进了查理的怀抱。

本书是美国著名女作家丹尼尔·斯蒂尔的得意之作，在美国被拍成电视连续剧搬上荧屏，播出后广受观众的喜爱。

把陌生人挡在墙外一样。德利斯科家与其说是一个家不如说是一座庄园，一座城堡。

客厅门外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声音不高，但可以听得清清楚楚。紧跟着，一个高个子女人走了进来。她身穿一件粉红色的长裙，宽松的领口处露出一副光滑的溜肩。她的臀部较窄，两条腿硕长。她走进来的时候上身挺得笔直，一双杏眼炯炯有神。看上去她不过二十出头。她缓缓走至桌前，目光慢慢扫过那些礼品，微微地点了点头。然后，她走到桌子端头，低下头看那张纸上的名字……阿 斯 托 尔……都 铎……封·盖博……斯特林……弗劳德……瓦特森……克拉克……托宾……这些人是旧金山的精萃、加利福尼亚的精萃、全国的精萃。最出名的人物，最精美的礼品，但她并不显得有多么激动。她慢慢踱至窗前，向窗外看去。花园收拾得相当出色，多少年来一直是这样整洁。她喜欢她奶奶每年春天种下的那些郁金香，那些花朵的颜色是那样艳丽，和檀香山的郁金香截然不同。她喜欢这座花园。她把目光慢慢收回来，用她那双深蓝色的眼睛重新注视着桌上的那些礼品。礼品确实不错……新娘也完全配得上这些礼品。奥黛丽·德利斯科低下头看看腕上的手表，那是一只带子细细的钻石金表，是她母亲过去戴的。她要想想今天她该干些什么。她手下掌管着一名男管家、一名厨师、两名餐厅女仆、一名卧室女仆、两名花匠……还有一名司机，这些人够奥黛丽忙活的了。不过奥黛丽完全能够应付得了，她掌管这个家已经十四年了。十四年前，她从檀香山来到这里。那时，她的父母双亡，她十一岁，安娜贝尔才七岁，她们除了到这里来之外没有其它的去处。她脑海里涌现出那个笼罩在浓雾下的早晨，她们踏上了码头，安娜贝尔紧紧抓住姐姐的手，低声抽泣着。和她

们一路的还有那个女管家，她爷爷派她到檀香山去接她们。女管家和安娜贝尔都晕船了，一路上是奥黛丽照顾她俩。女管家米莉夫人四年后患流感死了，但是她教会了奥黛丽怎样经管这样一个古老的大家庭，还教会了她怎样去适应她那个脾气古怪的爷爷。奥黛丽天生聪慧，女管家死后她把这家经管得有条有理。

奥黛丽转身向餐厅走去，空旷的大房间里只有她的长裙随着她的脚步发出的窸窣窸窣的声音。她走进餐厅，餐厅里空无一人。她走到餐桌旁她的位子上坐下，伸手按下她的座位旁那只镶嵌着红宝石的唤人铃的按钮。她每天都在这里吃早餐，而不象她妹妹安娜贝尔那样在她的卧室里吃早餐。

一名穿灰制服、戴白帽子的女仆马上走了进来，她有些惊慌地看着身子挺得笔直的奥黛丽。

“您要什么，德利斯科小姐？”

“今天早晨我只要咖啡。谢谢你，玛丽。”

“我这就去端咖啡。”玛丽低下头。奥黛丽的眼睛象一对深蓝色的玻璃球，这双眼睛在看着她时没有一丝笑意。仆人们都有些怕奥黛丽。应该说是新来的仆人怕她，那些在这个家里服务多年的老仆人不怕她，他们在她身上还能看到那个在草坪上奔跑的小女孩的影子……捉迷藏……自行车……澳大利亚松树……当然了，这一切玛丽是不知道的。她只知道她的女主人有一颗精明的大脑和一副不常露出笑容的面孔。这颗大脑有时会冒出幽默的火花，这副面孔有时也会笑容满面，这要看是否有人能把它激发出来了。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对于玛丽来说，德利斯科小姐是一个脾气古怪的老处女。

他们把奥黛丽叫老处女，把安娜贝尔叫美人儿。在这个

家里，这并不是什么秘密，爱德华·德利斯科就曾公开这样说过。安娜贝尔长得象一个天使，又象一个一碰就破的瓷娃娃……安娜贝尔是公主……是永远长不大的女孩。奥黛丽始终忘不了那个紧紧抓着她的手不放的小姑娘，那时她们的父母刚刚在一次海难中双双身亡。她们的父亲是一位天生的历险家，从来抵抗不住任何一次冒险的诱惑。她们的母亲一直跟着他，她怕哪次没有跟着他而永远地失去他，结果，她跟着他一同沉到了大海的深处。没有人发现那条船的残骸，它在一场海上风暴中彻底地消失了。于是，这两个女孩在这个世界上的唯一亲人就是她们的爷爷了。可怜的安娜贝尔，当她第一次看到爷爷时，吓得身上发抖，躲在姐姐的身后不敢出来。想到这里奥黛丽不禁笑了一下。

她的咖啡端上来了。咖啡盛在一只银制咖啡杯里，杯子的把是象牙的。这只杯子是她从檀香山带来的，和其它很多精美的工艺品一样，这些都是她父母用过的东西。她的父亲对这些东西很少留意，他最喜欢的是他那十几本像册，那上边记录着他周游世界的足迹。那些像册现在都立在奥黛丽卧室的书架上。她爷爷最不愿意看的東西就是那些像册，它们使他想起他的损失……他损失了他唯一的儿子，那个傻瓜。他总是这样称呼奥黛丽的父亲。一个男人，在旅游中浪费了青春，又搭进去了两条人命，最后还把一对小女孩塞给了他。他不时地在她们耳边吼着，说她们不能白吃他的，白用他的，他要把她们培养成有用的姑娘。他要安娜贝尔学刺绣，学缝纫，这些安娜贝尔都学会了。可他的吼叫对奥黛丽却无济于事，奥黛丽不喜欢缝纫，不喜欢绘画，不喜欢园艺，更不喜欢烤面包。她画不了画，写不了诗，不愿意去博物馆，更讨厌去音乐厅。可她喜欢照像，喜欢看探险小说，

喜欢听人讲那些遥远的国度中发生的事情。不过，她毕竟帮助爷爷把这个家管理得井井有条。在她的管理下，仆人们各司其职，忠于职守，他的每一分钱都没有白花。她有当家理财、经营企业的才干，只是能发挥她才干的唯一地方就是爱德华·德里斯科的家。

“茶准备好了吗，玛丽？”奥黛丽没有低头看表，但她知道现在是八点一刻了，也知道她爷爷马上就要从楼上下来了。他会象每天早晨那样收拾得整整齐齐，好象他还有班要上似的。他会把他每天早晨的那一套程序再重复一遍，用鼻子哼一声，斜眼看奥黛丽一眼，然后坐下去喝他的茶，看他的报纸，不时抬眼扫奥黛丽一眼，吃两只煮鸡蛋，一片烤面包，然后再喝一杯茶，最后才向奥黛丽道早安。奥黛丽对这一套早已习以为常了，当他重复这一套的时候，奥黛丽常常是低头看她的报，很少去理睬他。她从十二岁起就开始看他的报了，而且，一有机会她就和他讨论报上的消息。开始时，他很高兴。可不久，他就发现她看报是相当认真的，而且有她独特的见解。他们第一次重大的见解分歧发生在她十三岁生日的那天早晨，他俩争吵了一顿之后她有一个星期不和他说话。爱德华也吊了一个星期的脸，但他的内心是高兴的，他为她感到骄傲。过后不久，奥黛丽发现每天在她的座位旁也出现了一份报，这使她惊喜万分。从那时起，她开始每天早晨看报，和爷爷讨论问题。他们讨论的范围很广，从国际事务到本地新闻，但他俩很少有看法一致的时候，讨论往往发展为争吵。正因为如此，安娜贝尔以后再不和他们一块吃早餐了。

“是的，小姐，茶已经准备好了。”玛丽喃喃地说道。片刻之后，爱德华从楼上下来了。他的一双油亮的皮鞋

在波斯地毯上闪闪发光。他走到他的座位前，把椅子往后拉了拉，坐下去，然后拿起放在桌上的报纸。玛丽小心翼翼地为他倒茶，奥黛丽低着头在看报，完全没有察觉到早晨的阳光在她金色的头发上撒上怎样一层耀眼的光芒。爱德华看着奥黛丽，不觉有些呆了。他经常被她的美丽所震慑，而她本人却似乎对她的容貌毫不关心。在这一点上，她和她妹妹截然不同，她妹妹除了关心她的相貌，对其它的事情就所知不多了。

“早安。”一直到半个小时后，爱德华才吐出这两个字，而且在他说这两个字的时候，他的嘴几乎就没有动。女仆吓了一跳，每天早晨她都要被他那突如其来的话吓上一跳。她不喜欢伺候他吃早餐，就象安娜贝尔不喜欢和他们一起吃早餐一样。只有奥黛丽对他的举动无动于衷，他兴奋的时候吻她的手，暴怒的时候指着她的鼻子吼叫，这两者之间对她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对她来说，他只是一个脾气古怪的老头儿。他原来脾气很好，从二十年前他老伴儿去世的时候开始，他的脾气才渐渐变坏了。至今他仍是一个相貌出众的男人，年轻的时候身材很高，到现在腰板仍然笔直。他有一头雪一样的白发，一副漂亮的大胡子。他走起路来步伐坚定，有力的右手拄着一支手杖。

“我想你已经看过报了。他们竟提他的名，这些笨蛋，全是些笨蛋！”他那略带沙哑的大嗓门震得餐厅嗡嗡作响，玛丽不禁又抖了一下。奥黛丽忍不住笑了一下。她抬起头盯住他的脸，他们两人的眼睛是相同的深蓝色。

“我以为你看到这条消息应该满意呢。”

“满意！”他冲她吼了起来。“谢天谢地，他还没有使我满意的资格。胡佛应该再次干下去，即使换人也应该换史

密斯而不是那个白痴。”在芝加哥召开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推举了福兰克林·罗斯福为总统候选人。奥黛丽预料到他爷爷得知这个消息会大为光火的。他是赫伯特·胡佛的忠实支持者，而不顾美国目前是处于前所未有的经济大萧条时期。大萧条没有影响到他这个家，因此他也想象不出大萧条对别人有什么影响。失业大军的队伍在全国已急剧扩大了，可他仍坚持认为胡佛是一个好得不能再好的人。

不过胡佛任期内的内外政策倒确实使奥黛丽改变了立场，他爷爷把这叫作“叛变”。这一次她将投民主党的票，因此她对民主党提名罗斯福为候选人感到高兴。

“他不会竞选成功的，这你明白，所以你不要在他身上白费力气。”爱德华·德利斯科把那张报扔到桌面上。

“他会会的，他应该当选。”不过她又停住了，她想起这个国家目前正面临着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太突然，太可怕了，一想起它就使她感到沮丧。她爷爷不愿意谈经济萧条，似乎一谈这个问题就意味着谈论胡佛总统的过失。安娜贝尔对他谈论什么是不会在意的，可奥黛丽完全不同。“爷爷，”她用眼角小心地瞥着她爷爷，完全知道她的话将在他身上激起什么样的反应。“你怎么能对外面发生的一切视若无睹呢？就在民主党代表大会的前夕，就在芝加哥，有多少家银行都透支了。国家没有工作可以提供，失业大军流浪在街头，这一切难道你没看见？”

“这不是他的过错！”爱德华一拳砸在桌面上，他的眼里冒着火。

“糟就糟在还有人说这一切都不是他的过错。”奥黛丽毫不让步。

“奥黛丽，小心你的嘴巴！”

奥黛丽没有道歉，她用不着道歉。他了解她，而她也了解他。不论他的政治见解如何，她从心里是深深地爱着他的。

他怒视着她，而她此刻却笑了。“我敢和你打赌，罗斯福肯定当选。”

“胡说！”他仍然坚信共和党会获胜。

“赌五美元，他一定当选。”

他眯起眼睛看着她。“我一直在尽力想把你培养成一个大家闺秀，可你的举止总象个卡车司机。”

奥黛丽·德利斯科大笑着站起身来。她身上可没有一丝卡车司机的味道。粉红色的丝绸长裙在朝阳的映照下发出光芒，象一团红云笼罩在她的周围。她的耳廓下有几个小亮点刺人眼目，那是两串钻石耳坠。和她手上戴的手表一样，这也是她母亲的遗物，她一直佩戴着。“今天你准备干什么，爷爷？”其实他没有什么可干的。看看朋友，到太平洋联盟俱乐部去吃午餐，然后回家来。他每天下午都要睡上一觉。他已经八十一岁了，应该有享享清福的权力了。过去，他曾是旧金山赫赫有名的银行家，可现在呢，在他退休十年后，他的生活变得安闲了。她的两个孙女生活在他身边，而不久以后他身边就只剩下一个孙女了。不过昨天他曾对一个朋友承认，留下的是奥黛丽，这使他心里多少要好受一些。安娜贝尔有的是外貌，而奥黛丽有的是头脑，他更需要奥黛丽。

爱德华·德利斯科用眼睛盯住奥黛丽。“我要到俱乐部去。我猜想和你妹妹一定又要到商场去挥霍我的钱。”他说得煞有介事，其实心里并不在乎。他的投资方向是选得很准确的，大萧条并没有怎样影响他的利益，这使他感到得意。

“我们尽量替你省着点儿花。”奥黛丽故作认真地说。她在自己身上很少花钱，但安娜贝尔的嫁妆可不能不花。玛丽琳服装店已为安娜贝尔做好了一件婚礼长裙，那是一件法国古典式长裙，安娜贝尔试穿过了，效果好极了，把她衬托得象个天仙。现在的问题是还要买一些首饰来和这件裙子相配。三个星期后婚礼要在圣·卢克教堂举行，可在这之前还有多少事情要准备啊。

“对了，今晚哈考特要到家里来吃饭。”这件事要在早晨和他打个招呼，否则当他晚上发现餐桌旁多了一个陌生的面孔时，他又要大发雷霆了。有几次明明早晨告诉过他了，可他自己忘记了，反而抱怨奥黛丽不提前对他讲一声。现在，他又在审视地注视着她的脸了，每当说起他未来的孙女婿时，他就用这种目光盯着她。他总怀疑奥黛丽在嫉妒她妹妹。不过这也毫不奇怪，安娜贝尔才二十一岁，奥黛丽已经二十五岁了，而且在旁人看来，奥黛丽又不如安娜贝尔漂亮。她太不注意打扮自己了，头发总是一个式样，脸上不擦粉，也不画眼圈。如果用一点唇膏的话，她那张轮廓鲜明的嘴是有点性感，可她却很少用唇膏和口红。这些年来也有几个男人追过她，可他们一见过她的爷爷就都吓跑了，而她也不在意。那些男人没有一个对她的脾气，他们要么太腻味，要么太女人气。她心目中的男人要象她父亲，充满着男子汉的冒险气概，可她没有碰上一个这样的男人，哪怕有一点点象她父亲的男人也没碰上一个。哈考特在这方面也不行，不过作她的妹夫倒还合适。

“他是个不错的小伙子，是不是？”她爷爷的目光仍然没有放过她，似乎要从她的脸上探究出点儿什么来。是她先认识哈考特的，他曾邀她参加过两次舞会。可她却心平气和地把

他让给了她妹妹，似乎从来没有为这件事后悔过。是的，她不后悔，他满足不了她灵魂上的追求，她怀疑是否有男人能满足她的要求。现在，她只能从她父亲留给她的那些像册中求得灵魂上的片刻满足。

“是什么原因使你认为他不错呢？”奥黛丽有些诡秘地笑了一下。“因为他也是个共和党人？”

爱德华的脸沉下来了，他刚想说什么，又停住了，他看见安娜贝尔走进了餐厅。

安娜贝尔象一团蓝色的云一样飘了进来。她身穿一件蓝色和奶油色相间的裙子，纤细的身材似乎在裙子内瑟瑟发抖。她比她姐姐几乎矮一头，举止也更象一个女孩而不象一个少女，她完完全全地依赖于她这个大姐姐。

“你们又在谈论政治问题吗？”瞧她那副害怕的样子，奥黛丽不禁笑了起来。她和爷爷经常讨论政治问题，因为他们对政治问题感兴趣。他们甚至喜欢争论，争论使他们充满活力。可是安娜贝尔不喜欢听他们谈论政治问题，他们的争吵使她感到不安。

“昨天晚上在芝加哥举行的民主党代表大会上，福兰克林·罗斯福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了。你应该知道这个消息。”奥黛丽总是认为她应该让妹妹重视这些事情。

“为什么？”安娜尔贝的表情是茫然的。

“因为他击败了艾尔·史密斯和约翰·加纳。”奥黛丽说。安娜贝尔摇摇头，她那副天真无邪的表情倒使她看上去更漂亮了。

“可是……我为什么要知道这些呢？”

“因为这很重要！”奥黛丽有些火了，她不能容忍安娜贝尔说出这样的蠢话，尽管她也知道要使安娜贝尔改变是毫

无希望的。安娜贝尔不关心政治，更确切地说，除了她的脸蛋和服饰，她什么也不关心。“他将成为我们国家下届的总统，安妮，你应该注意这样重要的事情。”她努力使语气显得温和些，但并没有完全做到。在这方面，姐妹俩竟如此不同，甚至她们的爷爷也曾多次说过，真难相信她俩竟是出自一个母亲。

“哈考特说女人是不应该注意政治事务的，”安娜贝尔摇摇头，她那一头卷曲的金发也跟着晃动起来。“再说，你们在吃早餐的时候讨论政治问题，又经常因为意见不合而争吵，这会影响消化的。”

爱德华·德利斯科站起身来，“咱们今天晚上餐桌上见吧。噢，还有哈考特。”奥黛丽知道，他这是要躲进他的书房里去。她看着他向门外走去。他走路时身子挺得很直，不过奥黛丽看得出来，他的身板已不如早几年那样硬朗了。他是个要强的男人，从不愿在人面前暴露他的弱点。奥黛丽觉得自己欠爷爷很多东西……她应该陪伴他走完他最后时光。他需要她来经管好这所大房子。当她这样想的时候，她的目光又触到了身旁的妹妹。她又想到，她这个妹妹倒确实应该学一学管理家庭的本领，可安娜贝尔总说哈考特要她不要考虑别的事情，只要注意她的容貌就行了。哈考特还说，女人不要有太多的责任感，否则就显得俗气了。奥黛丽真不理解哈考特对俗气的理解是什么。

“别忘了我们今天还得再去试一下那条婚礼裙呢。”奥黛丽拉着安娜贝尔走出餐厅。路过书房门前时，她看到书房的门紧闭着。爷爷每天早餐后要在书房里抽上一支雪茄，独自坐一会儿，然后坐车到俱乐部去。

“我今天不想进城了，奥德。昨天下午太热了，我到现

在还头疼呢”。安娜贝尔说。

“不行。你去吃上一片阿斯匹林，然后咱们就走。别忘了，离婚礼只剩下三个星期了。你还没有看过昨天新送来的礼品吧？”奥黛丽坚决地拉着安娜贝尔的胳膊，把她拽进客厅。红木长桌上摆满了德利斯科家和哈考特家的朋友送来的礼品。

“噢，上帝……”安娜贝尔又开始抱怨了。“……我得写多少封感谢信啊！”

“你看看你得了多少件精美的礼品吧！你应该感到高兴，不要总是抱怨。”奥黛丽在安娜贝尔面前，与其说是姐姐，不如说更象是母亲。这也难怪，她带了安娜贝尔整整十四年，比她们的母亲带她的时间还长。为了照顾妹妹，奥黛丽甚至连大学也是在本地上的，为的是有时间回家照看安娜贝尔。安娜贝尔中学毕业后就没有继续上大学，也没有人认为她非要上大学不可。她们周围的人都说，奥黛丽的本钱是她的聪明，安娜贝尔的本钱是她的漂亮。

“我今天非进城不可吗？”安娜贝尔一边嘀咕一边被奥黛丽不由分说地拽上了楼。她先帮助安娜贝尔换好衣服，然后在她自己换衣服时又命令安娜贝尔写了两封感谢信。十点半的时候，司机把那辆专供她俩使用的深蓝色帕卡尔牌轿车停在了门前。

晚上，当哈考特·威斯布鲁克走进客厅时，客厅里只有奥黛丽一个人。爷爷还没有从俱乐部回来，平时这个时间他早该回来了，他很少不遵守时间。安娜贝尔还在楼上没有下来，不过她的迟到是意料之中的事，她很少遵守时间。

“蜜月计划好了吗？”奥黛丽问哈考特。除了说说婚礼，说说蜜月，她不知道和他还能有什么说的。如果换个男

人，她可以跟他说说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但对哈考特她不愿说这件事，她知道哈考特最反对妇女谈论政治问题。奥黛丽想回想一下他们当初在舞会上都谈了些什么，可她想不起来，大概都是些无关轻重的琐事吧，是音乐？奥黛丽把思绪拉了回来，因为哈考特已开始谈他们的蜜月旅行计划了。他们将乘火车到纽约，从纽约乘“法兰西岛”号游轮到法国的勒·阿弗尔，然后坐火车到巴黎。在巴黎住几天后他们将去戛纳，然后去地中海沿岸的旅游胜地里维埃拉，从那里他们再去罗马，然后是伦敦，最后坐船返回美国。整个蜜月旅行将历时两个月，看上去这个计划不错。奥黛丽心想，如果是她的话，她还要去威尼斯，然后从那里乘东方快车直抵伊斯坦布尔。想到这里，奥黛丽觉得她的思绪已经飞向那些遥远的国度，然而哈考特的话音再一次打断了她，他正在说他有一位表兄正在设法安排他们到伦敦后晋见一次英国国王。

哈考特正在滔滔不绝的时候，爱德华·德里斯科从大门外走了进来。他面无表情地看着哈考特，奥黛丽马上意识到爷爷一定是把早上她对他讲过的话又忘记了，她赶忙走上去拉住爷爷的手。“你还记得吗？今天早晨我对你说过，哈考特晚上要来家里吃饭的。”

爱德华眯起眼睛盯住奥黛丽的脸，然后，他似乎想起来了。“那是在你评论罗斯福那个傻瓜之前还是之后？”看上去他没有太生气，奥黛丽松了一口气。

“罗斯福获得了提名，这很不幸，是吗，先生？”哈考特说。

“那算不了什么，胡佛一定会再次当选的。”

“我也希望如此。”哈考特咧咧嘴说。又是一个胡佛的追随者，奥黛丽对他们俩人一撇嘴。

“他会毁了那个国家的。”奥黛丽说。

“行了行了，你那一套理论又来了。”她爷爷的嗓门又高起来了，但紧接着，三人都住了口，他们看见安娜贝尔从楼梯上走了下来。安娜贝尔收拾得美极了，她那一头金发松散地披散在肩头，白皙的脸上一双蓝色的大眼睛和一张鲜红的小嘴分外突出。她这会儿穿了一件浅蓝色的绣花晚礼服裙，裙摆随着她缓缓的步幅上下跳动着。奥黛丽有些惊讶了，这简直象一幅油画肖像。哈考特看呆了，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安娜贝尔。